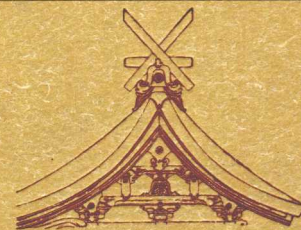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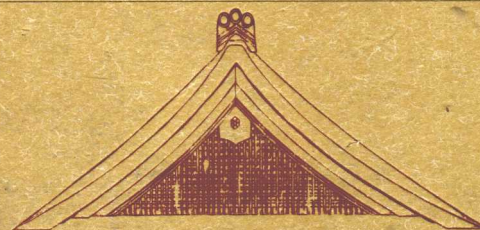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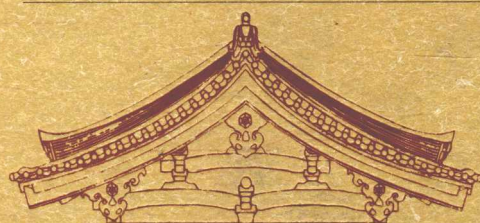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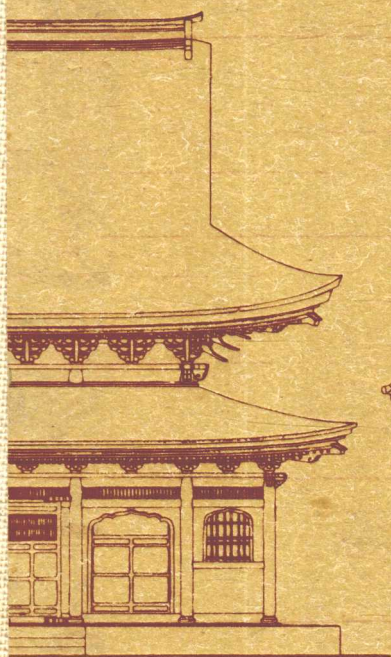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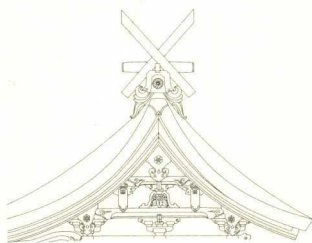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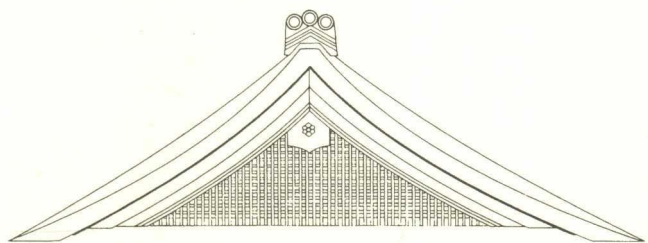
日本建筑史

精要

(日) 关野 贞 著
路 秉杰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日本建筑史

精要



著 贞野 著
译 杰 译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建筑史精要 / (日) 关野贞著; 路秉杰译.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608-5071-9

I. ①日… II. ①关… ②路… III. ①建筑史—日本
IV. ①TU-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3477号

本书为上海市“十二五”重点图书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日本建筑史精要

(日) 关野贞 著 路秉杰 译

责任编辑 封云 曾广钧

整体设计  润泽书坊

责任校对 张德胜

图文制作 谢一冰 乔荣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网 址 www.tongji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26

字 数 510 000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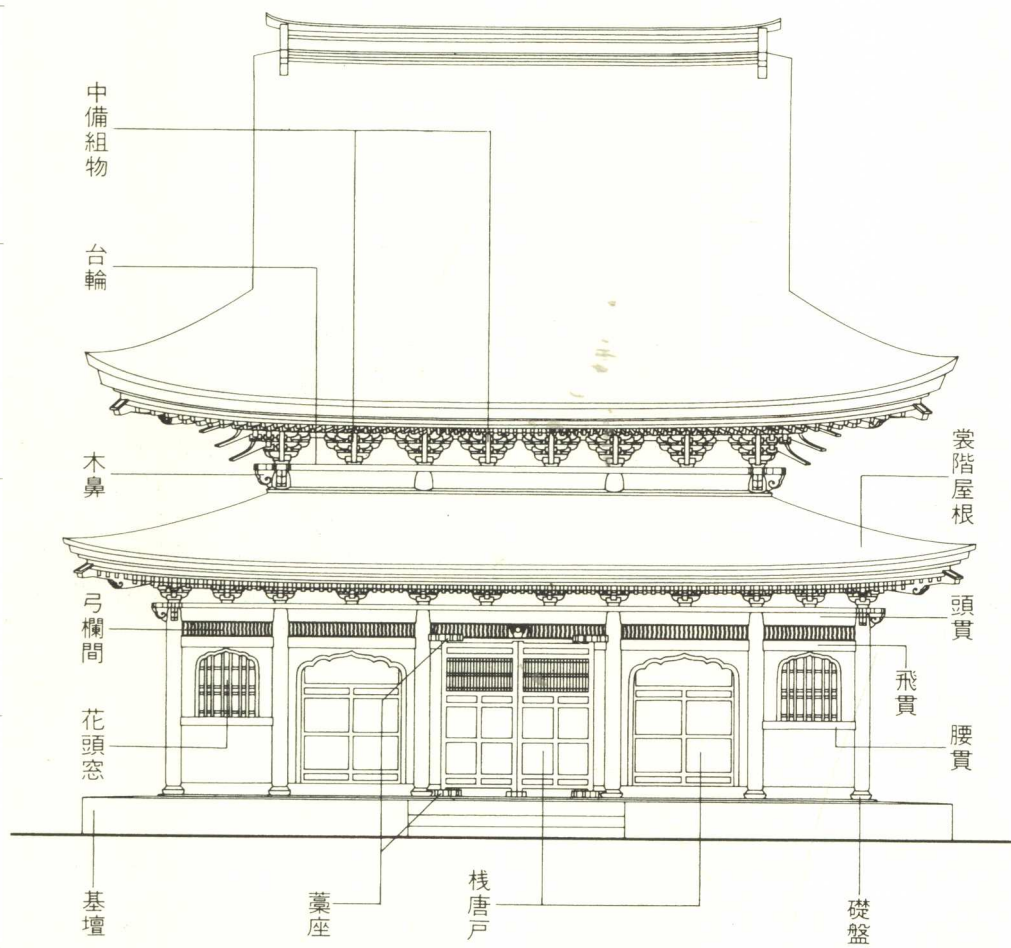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608-5071-9

定 价 2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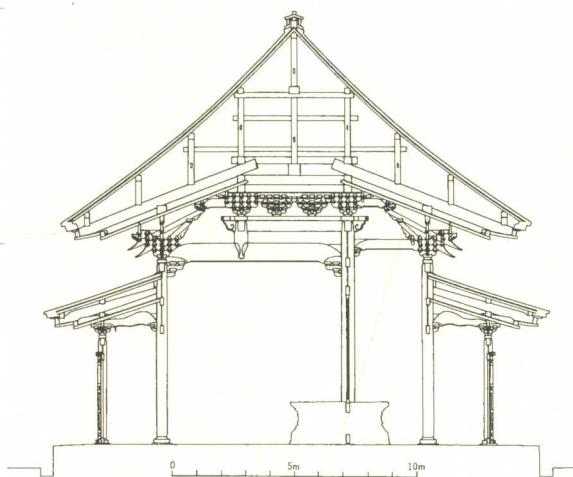
本书图片资料均标明出处, 所用图片均酌付稿酬。有未及奉达者, 请与上海市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支付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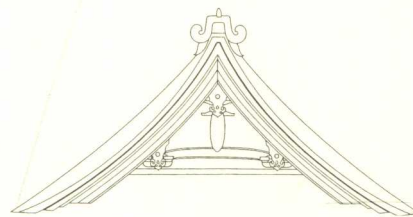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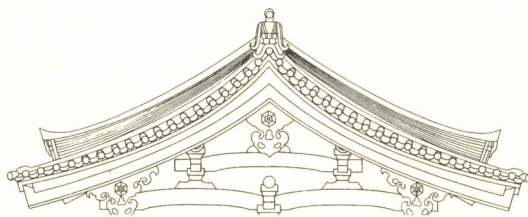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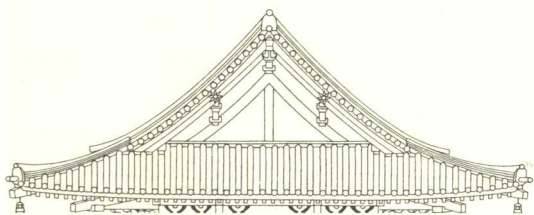


日本
建
筑
史
精
、
要



圓覺寺舍利殿立面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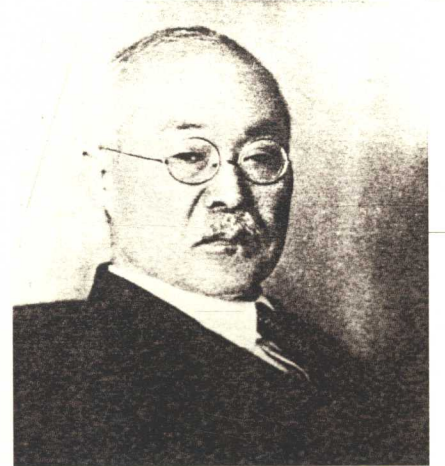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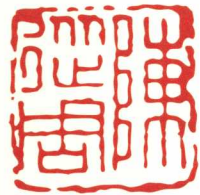




關野貞述

日本建築史講話

岩波書店刊行



关野 贞 1868—1935



序 一

去秋东游日本，关野克先生鸠候于东京法政大学建筑系，相见恨晚，彼知余解其尊人关野贞先生之深也，娓娓清谈，情同故旧。盖余之究建筑史，读关野贞先生著作多，收集也广，先生不啻余之师也，故特敬仰之。

回思侍先师紫江朱先生桂辛（启铃）几席，先生必谈关野先生，两老人年相若，交往频，自朱先生处颇闻关野先生在中土轶事，益思仪其人矣。今朱师辞世有年，而关野先生早归道山，缅怀逝者能不怆然。此种情怀彼此有之，声气相投，言遂无尽矣。

故东游之日，与关野克先生之晤，实最难忘者，握别时持其尊人年谱相赠，展卷拜仰遗容，肃然起敬，此年谱教人如何为学之典范也。

路生秉杰从余游，得知关野先生，复留学东土，于东京大学尽观先生手迹遗稿，其受惠于先生之深，且有倍于余者。路生近译《日本建筑史精要》一书示余，其诚笃之心可见矣。属为序，何敢辞，爰述如此，秋窗岑寂，仿佛去东京帘底与关野克先生共茗之时，往事般般，想先生亦当思我也，寄语先生，期报莞儿。

陈从周

于上海同济大学新村梓室

一九八七年丁卯十月

序 二

吾乡培育的伟大学者、关野贞先生的事迹特别展览开幕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关野先生是吾乡旧高田（今新泻县上越市）榊原藩士关野竣节的次子，生于1868年12月15日，经高田中学，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家学科，毕业后任奈良县工程师，在此期间又被任命为内务省工程师、文部省工程师，进行神社佛寺古迹的调查研究，1908年获工学博士，受国家之命对东洋各国开始进行遗迹调查，并留学英、法、意，进行建筑史的调查研究。回国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国宝保存委员会委员，以法隆寺、平城京遗迹发掘为中心，致力于日本全国著名文物的调查保护事业，同时，还进行建筑古迹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指导。著书甚多，对学术界作出极大贡献，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奠定了我国建筑学发展之基础，此外作为文物保护科学的权威，也是重大的功臣。这次由于仰慕先生的遗德遗教，由法隆寺、东京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东京大学、东京

艺术大学以及关野家提供宝贵资料，在这里举办了内容丰富的展览会，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借此机会，能够出版一本关野先生研究经历的书无疑也是非常有益的，乃拜托关野先生长子、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家文物保护审议会委员——关野克先生执笔。关野克先生及其先父同是斯道之权威，曾进行过法隆寺、登吕遗迹、帝国饭店、赤坂离宫，高松古坟，平泉金色堂、姬路城、日光东照宫等的复原、修理、发掘、保护工作，此外还一直从事皇居新宫殿设计等与文物建筑有关的指导，在百忙之中，撰成此文谨致深谢。同时，还对促成这次关野贞展览会成功开幕的各位贤明之士的指导和表示衷心的感谢！

梅山八十二

上越市立综合博物馆馆长

昭和五十三年十月七日（1978）

序 三

关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应是从伊东忠太先生东京大学毕业的 1892 年开始的。1872 年日本开始设置工部大学校造家学科（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前身），从英国特聘教授乔治·昆得尔，培养了以辰野金吾为首的日本学生。自 1884 年辰野金吾代替乔治·昆得尔为教授，并且，作为辰野最初的学生伊东忠太入学。

据说辰野金吾在英国留学时曾被他的老师威廉·巴杰斯问及日本从前的建筑状况时，他却一无所答，难堪不已。从那时起，辰野金吾痛感建筑史研究的必要性。当伊东忠太进入到东京大学大学院做研究生时，辰野金吾就立即指示伊东忠太研究日本建筑史。1892 年，伊东忠太到日本最早建都的奈良，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法隆寺，并发表了专题论文。

在论文中首先提出了：法隆寺的古建筑是日本现存最古木构建筑，其建筑艺术风格是从遥远的希腊建筑传来的。该论一出，对当时的社会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此后，他又进行了中国、韩国的建筑调查，进一步证明了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的木构建筑。

由于伊东忠太研究的冲击，建筑史的研究才被社会所广泛地认

知，对古代都城奈良法隆寺以外的诸多佛寺进行调查也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本来伊东忠太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伊东忠太对建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相关文献研究不感兴趣，更多的是对建筑设计和理论关心。

奈良众多的古代寺院的调查，由何人来承担合适呢？辰野金吾选中了 1895 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关野贞先生（1868-1935）。

一、关野贞先生与日本古建筑调查

继日本第一代建筑史家伊东忠太之后，1896 年诞生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关野贞。于是，开始了由关野贞先生进行的奈良古建筑调查，以药师寺、唐招提寺等为首的世界最古的木构建筑群，一座接一座地被发现出来。

但这段时间是很短的。为什么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发现，那是因为当时对各个寺院保存的文献资料没有进行详尽研究，其创建年代等一些问题并不明了。建筑的创建年代和当前所见建筑的建造年代并不是一回事。许多古代寺院在创建后遭遇战火或其他灾难

被毁，多次被毁，多次重建。加之，古代寺院有时会作为几个建筑群而建造，尽管文献记载已经烧掉了，但到底烧掉的是哪一座，剩下的又是哪一座，是不清楚的。

在这样文献资料不完善不全面的状态下，关野贞先生是怎样对当前建筑物的建造年代作出判断的呢？那就是用“眼睛”。作为建筑家只要用眼睛一望，就可从建筑风格、建筑装饰以及所使用建筑材料产生的风化状况等所作出的综合性判断来推断建筑年代。然后再用文献来考证、验明，关野先生用“眼睛”的判断往往被证明是很正确的。

关野贞先生的长子关野克先生也是建筑史家，跟这位关野克先生同一世代的建筑史家还有太田博太郎先生，他曾说年轻的时候，他和关野克去考察一座尚不知道建筑年代的建筑物，关野克先生也是只要用眼一看，就能够大体说出其所属年代，这与后来进行的文献调查结果是非常一致的。关野贞、关野克父子二人的“眼睛”都是非常厉害的。

在奈良的古代建筑调查中，有许多关野贞先生也不曾想到的发现。

有一天，关野贞先生在调查中途，于奈良北部广阔田野中的小山丘上休息，猛然发现在眼前平坦的田野中，左右两侧都有小土包，自己坐着休息的小山丘，也是土填起来的土包。广阔水田里散落着的土包隆起处已形成为旱田，还有贮存肥料的粪池之类。问一问种田的农民，自己坐着的土丘是什么，农民说那是“大一勾苦”，他想农民一定是指“大黑天”神（是日本民间信仰的七宝神之一，译者注）。

正朦朦胧胧地观望时，在关野贞先生的头脑里突然浮现出一幅图来。那就是在古书中常常看到的奈良古都，即平城京的布置图，在图的偏北处绘有宫殿布置图，北侧是太极殿，南侧左右分别布置朝堂殿。

关野贞先生突然想到：眼前左右散落带有粪池的土包不就是朝堂殿吗？自己屁股底下坐着的农民叫“大黑天”神的土包，不就是太极殿吗？因为太极殿和大黑天在日语里读音是一模一样的，称为“大一勾苦”。所以，以太极殿遗迹发掘整理为中心的庞大的平城京遗址公园就是这样在漫不经心的无意中被发现的。

当然也不尽是如意之事，有些事也是说不准的。那就是关于法隆

寺再建与非再建的争论。伊东忠太先生发现法隆寺以后，就将关于法隆寺的后续研究托付给了关野贞先生。尽管法隆寺确实是最古的木构建筑，但准确的具体建造年代却是不清楚的。与主张现在的法隆寺就是创建当初的法隆寺的关野贞先生相反，日本历史研究家喜多贞吉先生则根据《日本书记》中的记载，极力主张现在的法隆寺是破坏后重建的。于是，作为世界最古木构建筑是创建当初的遗物，还是后来烧毁以后重建的一场争论就自然而然。在争论过程中，关野贞先生不限于文献调查，还进行了实际测量，试图用尺寸体系的建立来推断证明非再建论的主张。这种争论远远超出了建筑学术界的范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和关心。

在争论的高潮中，作为法隆寺最初的发现者伊东忠太又是怎样看的呢？他说：“怎么都可以。”对于伊东忠太来说，确实结论怎么都可以，因为只有世界最古木构建筑与希腊的关系，才是他最关心的事。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法隆寺的木构建筑创建于公元 607 年，于公元 670 年被火烧掉了，其后立即进行了重建，这已经成为日本学术界的共识和定论。但是新的不解之谜也不断产生。近年，

对法隆寺五重塔塔心柱，用最新的年轮测定法进行年代测定时发现，它是创建之前近一百年前采伐的木料。于是，是否是重建的疑问再度产生了。也有人解释说，可能是为其他寺院建造准备的材料，后来被法隆寺挪用了。

关野贞先生在法隆寺的争论中虽然失败了，但是，在这次争论中他依据建筑风格、建筑实测、建筑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等查明建筑物年代和特征的方法，却建立起来了，成为后来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过来，伊东忠太先生的研究和关心，在其后的历史研究发展中，陷入窘境。他是作为一位建筑设计家才关心历史研究的。具体地说，日本传统建筑与欧洲建筑本质上的差别在哪里？有没有共同的建筑法则？他所关心的是这些哲学性、思想性和文明论的问题，并为解明这些问题进行历史研究。所以，在法隆寺的争论中，他之所以说“怎么都可以”，就是这个原因。

二、关野贞先生与东亚建筑

首先从朝鲜说起。在世界上最早开始对朝鲜建筑进行调查、研究的人，只能是关野贞先生。1902年，关野贞先生接受了当时对朝鲜进行殖民统治、推行殖民化的朝鲜总督府的委托，开始进行古建筑调查，而且是勇敢地进行整个朝鲜半岛的全面调查，发现了许多古建筑，还进行了许多古建筑寺院遗址的调查，并发掘了一些古坟。

在这些田野建筑考古和文献调查成果的基础上，于1915年编辑出版了《朝鲜古迹图谱》。关野贞先生不只是注重调查和研究，还非常关注古建筑的保护与保存，和奈良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一样，我们今天要注意讲求保存策略。

三、关野贞先生与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开始于伊东忠太先生。在他之前，有一本英国人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 1808—1886）在1862年出版的《世界建筑历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n All Countries*）一书，曾涉及中国古代建筑，但弗格森本人并没来过中国，只不过是引用别

人的传闻和书籍，更没有作为建筑史家进行建筑调查。

伊东忠太先生认为法隆寺建筑发源于希腊建筑，是从希腊经过印度、中国、朝鲜传到日本的，为了证明这个大胆的假说，他勇敢地实施了从日本到希腊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欧亚大陆调查计划。自1902年开始，费时三年，骑在驴背上，摇摇晃晃，经过中国、印度、中东、近东而进入希腊。首先从北京开始，发现了云岗石窟寺院。伊东忠太先生在北京曾经将这个发现告诉给新闻记者，看到了新闻报道的法国神甫立即告诉给了位于越南河内的极东学院的人。现在在世界上都认为云岗石窟寺院的发现是法国人的成绩，实际上真正的发现人是日本的伊东忠太先生。

从1902年开始，伊东忠太先生所进行的中国建筑调查，作为欧亚大陆调查的一部分是很有限的。真正最早进行中国建筑调查的人应是关野贞先生。1907年9月，关野贞先生首先从山东省的建筑开始调查，恰逢大清朝廷正准备进行古物古迹调查之时。第二次，是1918年，第三次是1930年。以后1931、1932、1933、1934年连续进行，总共进行了七次。在这些调查当中，1918年发现了天龙山石窟，1931年发现了独乐寺。1930年中国学人组织了“中国营造学社”，此后开

始了与梁思成等中国方面的研究家进行交流研究，并在《中国营造汇刊》上发表文章。

关野贞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都已经公开发表，他去世（1935年）以后，于1938年归纳整理成两部书——《中国的建筑和艺术》《中国文化史迹》。关于关野贞先生在中国的调查研究，近有天津大学徐苏斌博士的研究论文发表。

关野贞先生是世界上最早对中国、朝鲜、日本三个国家的古建筑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学者，惟有他可以称之为东亚最早的建筑史家。

藤森照信^{①②}

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建筑史教授

2008年3月12日

① 藤森照信是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建筑史教授，该研究所的第一代教授是关野克先生，第二代教授是村松贞次郎先生，藤森照信是第三代教授，第四代教授是村松伸。该研究室具有较长的研究历史，关野贞先生的研究资料和工作日记都保存在该研究室。本书的译者路秉杰先生，1980年至1982年，在村松贞次郎教授指导下留学该研究室，和藤森照信是大学院研究生与留学生的关系。

② 本文汉译包慕萍、路秉杰。

译者的话

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先生，不单是日本建筑史界的巨匠，也是中国建筑史界公认的泰斗式人物，一直受到中国建筑史界各位先贤的尊敬和景仰，这是很自然的。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史迹》12册，至今仍是我們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特别是在那阴云密布的昏暗时代，社会动荡，交通不宁，关野先生不辞艰辛，甘冒风险，七次来华进行考察，对日本古董商盗卖天龙山佛头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在报纸上公开撰文进行抨击，高瞻远瞩地提出：“保护古代文化珍贵遗迹，并将其传之于子孙后代，这是人类共同的义务。”并进而主张就地保存，“一旦在中国的安全有了保障时，将这些佛头再送还到天龙山去。”早在50年前，关野先生就具有这种开阔、正义的思想，真不愧

是伟大的学者。无独有偶，当他在日本大阪发现朝鲜庆州佛国寺舍利石塔时，他竟到处奔走呼号，在笃志家的帮助下，不惜巨金购得，奉还现场，还捐款建造了保护罩殿，一起赠送给寺僧。这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仔细研究关野先生的一生经历、治学精神和作风，以及所取得的种种成果，对从事此道的同志，将会有很大的启示和教益，我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不揣冒昧，将本书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承蒙原作者、关野先生的长公子，我的师祖——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关野克先生对疑难之处一一赐答，在这里表示衷心谢意。又承吾师从周陈教授作序一篇，一并表示感谢！

路秉杰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

1987年9月21日

前言

明治十九年（1886），明治天皇视察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前身），说起了没有深通“和汉之道”教授之事，并令当时的侍卫长垂询东京大学总长，总长回答：日本无固有之哲学。也许就是以总长的回答为依据，以后的几十年间，虽然我们学校的数目年复一年地增加，但是教授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设施却极少，并且在整个教育界还缺少应在这方面进行教育的正确认识。即使是接受了正规教育的学士们，除了个别人之外，对自己的祖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相反，还有以此为荣之倾向。近来一个时期，国民文化的呼声又不绝于耳，但这绝不是对民族文化一无所知的人仅靠改动一二个法律条文就可轻易取得成果的小事。

本校夙有此忧虑，故于大正十五年（1926）创办高等学科之后，每年特别邀请各专门大家进行有关日本民族文化的讲课，约十课时，是高等学科学生们所必修。这里出版的关野博士的讲演，恰当其第四次。为了请博士校阅，曾将此书稿送交博士，不曾想到，博士尚未及目就与世长辞了。所幸，在先生的墓碑即将出新苔之际，此书终于出版了。原稿笔记及整理均出自本校原田教授之手，更经博士高弟足立康、大冈实两位先生多方协助而得完成。出版工作全由岩波茂雄君担任。在此，一并表示深深感谢。

山本良吉
于武藏高等学校
1936年6月